

◆民间遗存

老面坊

陈何来

父亲82岁了,有时像小孩一样挑食,面包、饺子、馄饨都吃着没味,最近唠叨着想吃老家的挂面。挂面,是我儿时常吃的美食,只是现在稀少了,味道确实要比机制面条好。

星期天上午,我和父亲驾车来到家乡清水河边的一处村庄。这儿河水清澈、低山矮岭、繁荫掩映、房屋错落,年轻人几乎都在外打工或创业,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安静得能听见远处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

松树浓密的小山坡下有一栋青砖黛瓦的平房,靠山朝南向阳,墙脚有藤蔓和杂草,墙体有些斑驳,正5间,廊檐下有几口粘着面粉的黑釉的瓦缸、瓦盆,木制的暗红色的窗棂上挂着鬃毛的面粉刷子,屋前是有点裂纹但还算平整的水泥稻床。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吴家老面坊。父亲说他家70多年前就做面,乡亲们喜欢吴家的挂面,就是因为面劲道、人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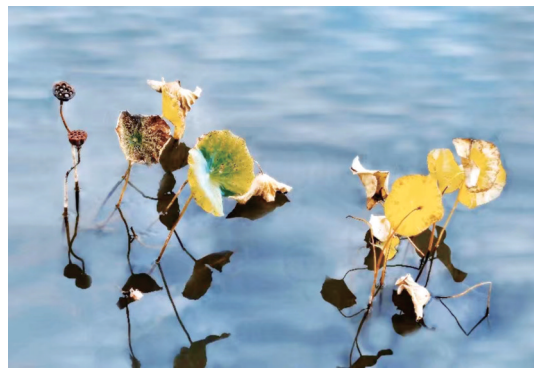
稻床上交错地摆满着泛旧的桐油漆过的杉木架子,面架上的面条细密均匀地下垂,像长条形花洒喷出均匀的水丝,放眼望去,像一块块刚织好的透明的罗纱,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不过,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老面坊靠手工做面,累人不说,利润还低,怎么也敌不过机器的快捷高效,很多面坊都纷纷倒闭或转行,方圆十几里就只剩这一家了。

吴家面坊现在的主人叫兰子,四十多岁,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陆军军官,儿子聪明健康,自己跟公公、婆婆学做挂面,虽然和丈夫见面不多,但一家人和睦,小日子过得还算舒坦。2008年汶川地震,丈夫随部队前往救灾,被山顶松动的石头砸中头部,当场牺牲。噩耗传来,公公悲痛欲绝,突发心肌梗

塞,也离开了人世。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兰子单薄的肩上,虽然政府每年都有救济金,但兰子不想靠这个钱过活,她很快从悲伤的情绪中振作起来,用公婆教会的手艺,艰难地撑起这个老面坊,供孩子上学,伺候年迈的婆婆。这几年,面坊算是撑起来了,儿子也上大学了,善良的婆婆常劝兰子再找一个,等到老了也有一个伴。兰子勤劳、漂亮,追求的人不少,也有兰子心仪的,但是兰子就是不嫁,说是丢下婆婆改嫁于心不忍,带着婆婆改嫁于心更不忍,干脆选择了坚守。

兰子正在稻床上晒面。晒面是做挂面最关键也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晒面的功夫在绕、挂、拉,兰子先将搓好的发酵过的较粗的面条均匀地绕在两根一尺多长的粗筷子上,绕成一个20多圈的线圈;然后两手分别捏住线圈的两极(两根筷子),轻轻一绷,线圈立马变成只有经线的网,这时双手平端其中一根筷子将其插进面架上端横梁的洞里,另一根筷子连着经线网自然地下垂,这就算挂上了;接下来就是拉,兰子两手分别按住面筷的两头,垂直向下轻拉,湿面怕断,要拉一下、松一下,慢慢拉到5尺长的样子,就将筷子插进面架下面的横梁,晒上半天,挂面就做成了。兰子的手修长、纤巧,大概是经常用力和面的缘故,粉嫩的手背上有细细的青筋冒起。兰子拉面时非常谨慎,神情恬静而专注,伸展的双臂带动手中的面筷上下起伏,匀称、柔韧的腰肢与拉动的面条一起有节奏地摇曳,曼妙而持重,像江南素女在弹奏箜篌,又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在翩翩起舞。

父亲仔细地检查了兰子屋里晒干的挂面,说品相和气味与以前的一样,对兰子伸出了大拇指。



水碧 李逸波 摄

◆你我口水

大山麻花

郭全华

从徐桥老街出来,见小百货街口一铺子热腾腾,聚了不少人。走近一看,是在炸麻花。脑海里立刻蹦出一个“大山麻花”的画面。

当年,每天一班的公家客车从太湖县城回到弥陀镇,车到大山乡,不论有无顾客上下,客车必停,只为大山麻花。如果车子停在麻花店门口,车窗里就会同时探出众多脑袋,伸出长长的手臂,抢拿举到空中、装有麻花的红色塑料袋。往往是,满满的一提篮麻花,一眨眼功夫,就抢空了;没有拿到的,急吼吼地说,我也要我也要,还有吗?

店主是个老人,跟我一个姓,是街东北郭家老屋的人,那也是我家祖辈生活的地方,大概两百年前,开枝散叶,我们一股去弥陀生根。按辈分叫,估计不是祖辈就是曾祖辈。路过此地的人,不管进山还是去县城,所有人都把他的麻花当成回家必带的礼物,如果出差回家忘记了买东西,在大山带一袋子麻花回去,也不丢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吃了这位老人麻花的人不说这东西好吃,色黄灿,味香甜,声脆响。关键是吃过后,舌尖还一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念想。有一次,有个中年人问店主,您老炸的麻花这么好吃,有什么秘密啊?老人一笑,哪有秘密,和大家一样的工序啊,大家要说好吃,我有什么办法?

后来班车取消了,市场开放了,老人依然还在卖麻花,郭家老人的麻花渐渐被叫成了大山麻花。于是,整个山区的人都知道大山麻花,大山人也知道有大山麻花,郭家老人能炸,别人也能炸啊,麻花店就多起来。慕名而过的路人看见麻花店就买,买回去分给家人一吃,说不是那个味,追问后才知道买错了,要买郭家老人的。

来到店门口,我说,徐桥也有麻花啊,是不是大山麻花一样的麻花啊?店主是个中年人,他笑笑,拿着手中的长筷子,在沸腾的油锅里翻动刚放入的麻花条,腾起一股股热浪,仿佛温泉水在奔腾。倒是镇里随同的老徐桥说了一句,当年大山麻花只有那个姓郭的老人炸的最好吃,其他人的都没有他的味道,我每次回徐桥都要买几袋。也有人说,现在大山麻花已经没什么人买了,估计是老人炸不动,或者不在了。我心里生出一丝空落感。

盯着一油锅麻花炸成、捞起、沥干,我说这麻花好卖吧。老板说每天从早上炸到中午,基本没有存货。我说给我来几斤吧,他说里面有称好装袋的,大袋十块钱,小袋五块。我提在手上,笑眯眯往外走,其他人见状也进去买了一两提。我等大家时,一直盯着油锅看,我希望麻花的品味和这股腾腾的热气一样,让人着迷。我也希望这位中年人炸出的麻花,不是他个人的麻花,而像大山郭家老人炸的一样,成为徐桥麻花、太湖麻花!

◆安庆地理

夜宿深山

朱王芳

星星已多年不见,其实从未减少
一颗,一颗,又一颗
全都钉在原处

坐在山庄院子里,抬头望着满天星辰,不由得想起某位诗人的诗句。记忆中多年未这样长久地仰望星空。这样静静地坐着,不看手机,不与人交谈,只轻轻地啜一口产自此地的香茗,茶色青碧,清香四溢。天空是巨大的幽蓝帷幕,与远方墨黑的天际相连。星星们或两三颗攒在一起窃窃私语,或孤独地沉思。

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之顶,夜风是凉沁的,

如同这山涧里的溪水一般。白天看到有人把碧绿的西瓜放在溪水里冰着,菖蒲扶水,清气自生,炎威顿解。今夜的风也如溪水一样缓缓流淌着,不焦不躁。夜色中,一坡坡茶园也在缓缓地流淌着,茶香弥漫在夜色之中。傍晚时分,无事闲走,山园日静,茶径风甜,一草一木,莫不怡人心,爽人目。

山庄后茶园里

那半棵神茶,在浓郁的夜色中,也许安静如佛吧。一棵数百年的古茶树,被乡农誉为半棵神茶。因此株古茶树半边是长椭圆形叶片,茶叶普通,另半边是柳叶形叶片,茶味奇绝。因这株母茶,数百年来此处孕育了漫山遍野的茶园。此地海拔高,日照时间长,山青气朗,在一代代茶农的精心培育下,数百亩的生态茶园声名远播,茶叶品质极高,也不算辱没了神茶的名号。

茶园旁有一座寺庙,曰:石佛寺。夜色中,寺中似有清冷的木鱼声传来,轻灵而悠长。此寺年代久远,历史的烟云湮没在这深山之中。白天曾去庙中,简陋的寺门内两边分列着石雕的十八罗汉,中间是三尊大石佛,为如来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石佛的衣饰、相貌却是蒙古人的样子,头戴低冠,发髻后梳,上衣广袖,有的着垂领衣,敞胸,自然而坐。据此推测,石佛寺佛像造于元代的可能性极大。石佛寺碑记记载:“惟兹寺名石佛,地有霍山,虎跃龙盘,览此境无非仙界;山青水秀,登斯处即是名区……”寺角一古松,枝丫伸展,亦是奇崛。

山庄主人让我借宿于此,吸露润肺,追风纳凉。主人居此处十余载,种茶、制茶,性格也如石佛一样沉稳。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了,只有虫鸣似星星一样密集,忽然,一只鸟雀从一棵树枝扑棱棱飞向另一棵树枝。我久久不忍睡去,混合着茶香的露水沾湿了我的睫毛、衣襟,沐浴在这浓浓的夜色之中,我的心如天上的星辰一样明亮干净起来。

